



反间谍传奇

FANJIANDIECHUANQI



87  
I247.5  
2049

# 反间谍传奇

陈立华 责编

德宏民族出版社

## 反间谍传奇

陈立华 责编

✱

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 中原图书发行公司发行  
湖北蒲圻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 字数：30万字  
1985年3月第一版 1985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0册

统一书号：10258·27 定价1.85元

这是一部历史知识和现代题材、惊险情节和文学笔法于一体的大部头著作、在这本书里即可玩味于紧张、曲折、惊险、离奇、复杂的故事描写，也可以增长知识，扩大见闻，欣赏文学艺术。

## 内 容 提 要

### 一、超级女间谍

(1)

柳 溪 著

在间谍与反间谍的壕沟里，女性往往胜于男性。日本侵华期间的女间谍川岛芳子便是其中一员，她手段刁狡。具有一般间谍尚未有的胆识，据美国情报局后来评论，川岛芳子是世界间谍史上最成功的间谍之一。

她是中国人，当她进入日本情报机关当情报员时，就打入日中两国秘密情报部门，并步步高升，为日军提供大量情报，日军给她很高荣誉，她的间谍生涯不知者终身遗憾……

### 二、死神之谜

(90)

陈立华 著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最高司令部为征服全欧洲的战略准备，派少将夫尔多去美国请原子弹专家回国服务，途径墨西哥时，不幸死于医院。德军料定她的女秘书非一般女郎，即派在丹麦度假的著名法医赶赴美洲，查后结论为他杀。然而在返回欧洲时飞机及其人员葬入海底，至始这个谜潜入两大洲……

本作品类似这桩奇案，作者用曲惊传奇而又真实的故事，揭开了这个谜……

### 三、名医传奇

(127)

王 佳著

这是国内外读者尚未阅过的名医传奇。这部作品是作者深入生活考证的有根有据的佳作，作者将真实故事，民间传奇，有机地结合起来，多线头、多层次地展开人物命运。艺术地再现了那个朝代的人物性格，具有知识性和文学性，读来极有回味。

### 四、胭脂梦

(168)

巴 芩著

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偕夫人参加交易会的宴会，不断遭到离奇惊险的陷害，我公安人员终于侦破出是一伙潜入在大陆的女特务所为。她们的联系暗号为“胭脂”红点，是国内特务所常见的手段。故事深动。

### 五、碧波谍影

(250)

楚 汉著

传奇和反间谍是有内在联系的。对于年轻人来说，反间谍几乎神秘得不可思议。其实这却是生活中你所不知的“怪事”。《碧波谍影》就是其一。作者独出心裁地将一起凶杀案为引子，通过一线串联，挖出一伙隐于国内的特务。故事通篇曲折、紧张、情节奇而可信，读者开篇就有不忍冠手之魅力……

### 六、国际侦探

(347)

楚 汉著

这是国内读者尚未品过的异味传奇。作品描写我科技专家赴国外参加学术会议途中，不幸被异国特务绑架。在联合国国际刑警部门关注下，我公安战士出国侦探，历尽人间的千辛万苦、前所未有的惊险传奇……

# 超 级 女 间 谍

· 柳 溪 ·

这个赫赫有名的女间谍你至少见到过两次。

在电视连续剧《少帅传奇》里，张学良将军的父亲张作霖在沈阳郊外的皇姑屯被炸得头破血流，被人抬回帅府后死去。这个震惊中外的大惨案就是由这个外表贤静端庄的女间谍从张作霖身边探知准确消息的：即张作霖×日×时将乘趟列车到天津。日本人便在张作霖路过的地方埋下了千斤炸药……

在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里，那个在船上放暗器杀死正在洗澡的五尺男子，在赛美赌场里用绳索将地头蛇绑缚，然后用棉被活活将他闭死的女人，那个飞檐走壁女扮男装最后同许文强等人搏斗的高手，便是她，这个赫赫闻名的女间谍。

这个女间谍名叫川岛芳子。看姓名，似乎是日本人。其实她是道地的中国人。不少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日本侵华期间，有两个名噪一时的女人，一个就是川岛芳子，另一个名叫李香兰，这两个超级女间谍恰恰把名字弄颠倒了，本是华人的川岛芳子却叫了日本人的名字，而是日本人的李香兰却叫了中国人的名字。川岛芳子是清末贵胄肃亲王善耆的第14位公主，名叫金璧辉。由于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

统治，肃亲王看到清朝已无希望，便把女儿送给日本人川岛浪速作养女。这样，金壁辉便改名叫川岛芳子，随义父东渡日本，在日本长大成人。

她长得极惹人爱，天真烂漫的小脸蛋儿总堆着笑意，一对水灵灵的眼睛不见深底。在她还没有脱离少女期的时候，义父川岛浪速便奸污了她。以后只要有机会，这个禽兽一样的老头便钻进她房里和她同床。她以色迷人，经常借和人同居的机会搞“枕头”情报。她为了在中国立脚，名义上同内蒙的甘珠尔扎布结婚。等时机成熟，她便一脚甩开了他。

—

这天清晨四时，川岛芳子乖上了最早的一班火车，奔赴奉天。昨晚她从郑家屯火车站外那个水草丰美的幽会地点回来，心情一直是激动的。这一次关东军给她的任务可够沉重，如果她搞不准这位“东北王”张大帅乘车的准确时间，那全盘的计划不仅要归于失败，而且还会暴露了日本在东京召开的“东方会议”所策划的全部侵华阴谋的部署，她头一次出马就给她委以如此重任，她知道这成败之间个中关系的重大，真是于欣喜、兴奋、激动之余，又感到格外沉重、忧虑，甚至混以跃跃欲试的冲动与犹豫、恐惧。她没有睡觉，躺在那张席梦思的软床上，一边听着床边地毯上传来甘珠尔扎布的均匀鼾声，一边不由自主地回味着刚才跟岩原一夫在草丛中突然发生的性爱情景，夹杂着时而闪现的这次行动计划的思谋，头脑异常兴奋紧张，所以她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此刻她坐在二等车厢专为她预备的一间小包房里，仍没有丝毫睡意。远山和沙丘的内蒙草原在黎明的曙光中后退。太阳不久跳上地平线。她看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一望无际、直通天边的广宽田野，想到她将在这片她祖



先的发祥地上，由她来参与消灭这块满洲土地的新霸主，内心她心真是欣喜欲狂。她一直就处在这种不平静的喜悦中，直到抵达奉天。

车一到站，一辆垂挂着褐色绸帘的小轿车，立刻就把她接到了关东军司令部的一处秘密住所。接待她的一名军曹对她说：

“芳子小姐！长官命令我通知您，从现在起要洗澡、吃饭、好好休息，不得外出，等待约时间跟您谈话。在您感到无聊的时候，您可以用这些东西解闷儿。”

军曹在一张写字台上，放下一叠书籍和一副崭新的扑克牌。然后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退出屋去。随后又有年轻的女仆，给她端来了茶点。那是“和式”早餐的“味噌汁”、大米饭和“洋式”早餐的三明治、柠檬红茶。芳子一看那碗漂着海藻、小鱼片、炸豆腐的“味噌汁”，高兴得不得了，她乐得搓着手，喃喃自语地说：“大酱汤，我真想你啊！”是的，自从去年她到大连和甘珠尔扎布结婚，又到蒙古的扎思埃特王府，差不多已有一年不吃这种纯日本风味的早餐了。现在她喝着那些有腥味非常鲜美的汤汁，又使她感到是回到了日本东京或是长野的松本老家。由于精神愉快和暂时到达一个目的地的那种悠然自得的安定感，她吃得很香很多。偶尔想到甘珠尔扎布或许正在着急地四处寻找她，她那一向喜爱恶作剧的性格，便使她在嘴角上挂起一抹自得其乐的微笑。她在日本人喜好的蒸气浴室里洗了一个澡，穿着睡袍躺在柔软的铁床上，一边喝那杯加了砂糖的柠檬红茶，一边倚在床头栏杆上，顺手从那叠书籍里拿起一本小册子浏览着。这些印着“机密”字样的小书，大部分是关东军印发的渗透“东方会议”精神的内部读物，政友会宣传“满蒙”与日本有特殊关系的会刊以及“黑龙会”、“大日本国粹会”宣扬“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的“尊皇”“武国”“神国”思想的小

册子。她看着看着，眼睛模糊了，然后她渐渐地睡去。

午后四点钟，她被一阵敲门声叫醒。

“谁呀？”她揉揉眼，喊着。

“我，大村。”

“啊，来啦！”她高兴地跳下床，穿着那件淡粉色的裙式丝睡袍，光着脚丫去开门。看见身穿一套“满铁”制服、依然是那么眉清目秀举止典雅异常英俊的大村骏站在门外，她笑着招早：“哎呀，是你！进来，快进来呀！”

大村骏向她行了一个郑重的鞠躬礼，说：

“我在外面等等吧，您穿着睡衣，这样子我不便于到屋里去的，我在这儿等等，没关系。”

芳子那睡得绯红的脸颊，那惺忪的眼睛和蓬松的头发，慵慵懒娇嗔的睡态，在大粉色绸裙的衬扎下，显得真是艳岩怒放的桃李。听了大村骏那番老学式的话语，耸了耸肩，摇摇头，又笑了笑，才关上门，走到洗漱间去穿衣洗脸。她在梳妆台那面镜子里望着自己那娇艳的容颜，想着她屡次不能使这个身材高大的美男子钩，不由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她的化妆时间，只用了十二分钟。说实话，这谈不上一个女人的化妆。她只是把那身浅荷色的女式裙装西服穿好，脸上搽过“资生堂”的雪花膏和薄薄敷上一层香粉，把那刚齐到耳垂儿的短发梳理了一下，就走出洗漱间。其实这简单的梳妆，更显现出她那天出丽质、自然朴瑞不加雕琢的美丽。

“大村君，请进来吧！”

站在门外默默等待的大村骏，听到这娇嫩的温柔声音，喊着让他进屋，他本能地拽一拽军装的下摆，整理了一下风纪扣，推门而进。

“哦，芳子小姐，您收拾停当了吗？”

“嘻嘻，大村，眼下在这间屋子里，还象在郑家屯那样需要称呼你‘王豁然’吗？”芳子想起那次他俩在“乌拉尔凡”船上的谈话，这么问道，然后又问，“你看看我，难道这样还不成吗！”芳子带着挑逗的口吻说着，站起身，双手卡着腰，耸耸肩“好吗？”

大村骏的脸上忽然涌上一片羞红，一阵慌悚，低下眼睛说：

“您如果休息好了，那就请您去见一位官长……”

“好吧，我们现在就走。”芳子立刻收敛了她那有点放纵和玩世不恭的撩拨姿态，变得郑重其事，象一个接受出征命令的老兵那样严肃起来，“我们走吧。”但是她即刻又犹豫地停下了脚步，问道：“大村君，要不要我改换男装更好些？”

大村骏这时才认真地上下打量了芳子一下，又看一看腕上那块象个烧饼似的富士牌大手表说：

“时间来不及了，我们走吧，怕长官等急了哩！”

芳子不再踌躇，跟上大村骏，走出那座有月亮门的白色小楼，在楼前的通道上，早有一辆军用吉普车在等着。芳子和大村骏上了车，汽车就开出那个寂静的小院，穿过几条市中心热闹街道，然后才沿着一条僻静的芳子叫不出名字的街道，飞快地奔驰而去。芳子把头扭过去，隔着那层有点模糊的化学玻璃窗，朝外望着。她很想看一看这座被“东北王”占领着的她的祖先发祥地的重镇名城，她看见这座到处布满了穿灰色军装的东北军的奉天府，使她真的觉得呼吸紧促，有点压抑。但是一想到这些一群群一伙伙有如灰耗子似的大兵首领，就要在她的手掌心里丧生，她便感到有点按捺不住的兴奋和焦灼。

“哦，芳子小姐，到了，请下车吧！”

下车后大村骏陪着她走进大楼，在衣帽间旁的那间收发室早有一位军曹专等在那里为他们带路。他们被带到二楼尽头一间有隔音板装置的屋里。

沉重的黑色木门启开后，在一张很大的黑色写字台后面挺直地坐着一个中年男人，身穿黄呢军装，两片金光闪闪坚硬的领章，支着他那短粗脖子上扛着那颗四方大脸的脑袋。他始终埋头在他脸前的那份“东方会议”后由首相田中义一亲笔草拟的向裕仁天皇上报的秘密奏折上。听到脚步声渐近了，他才抬起脸来。一见芳子，他那布满威严神情的眼睛，就象死鱼眼般地呆滞了，一撮象黑甲虫似地爬在人中上的小胡子也支蓬起来。他惊于这个他初次见面年轻貌美、又完全异于日本情调的女间谍的艳丽。他是拿破仑武功的崇拜者，但对于拿破仑那句名言：“男人的事业是在马背上和女人的胸脯上”，却是一位只赞成“马背”而反对“女人胸脯”的严肃军人。正因为他觉得刚才那种惊艳后的痴呆状态是一种有失检点的行为，所以他就越发故意板起脸来，正襟危坐，以显示他那格外森严的表情。

“请坐！让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板垣征四郎。”

芳子抬眼面对着板垣，见他那浓眉下的两只眼睛，明显地一大一小，而且右眼下的泪囊不住地神经痉挛，抽搐得嘴角有些上吊。她不敢再看，赶紧坐在被指定的那条长沙发椅上，正好面对着这位陌生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大佐。

“芳子小姐，今天把你请来，”板垣征四郎以刻板的表情没有叙说任何客套话，开门见山地说道：“是根据大村和岩原以及川岛先生的推荐，请你参与这件关系帝国、满蒙命运的大事。你应该知道我们帝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已不能容忍这个东北霸主的存在了，我们现在只能采取肉体消灭的办法，来解决中国东北的问题，我相信川岛先生会告诉你这件事的精神要旨……由于你是清室的贵胄，王爷的公主，认识的上层人士多，所以才把你请来，现在我们要你完成的是，你要在最短时间调查出张作霖乘火车回奉天的准确时间，要万无一失才成。你考虑你做得得到

么？有把握么？当然，除你而外我们还组织了一个行动小组，一个观察小组，一个调研小组来配合你的行动。你思谋着怎么样，啊？”

芳子那白析娇嫩的面颊蓦地涨红了。一半由于她居然能见到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而感到极度的兴奋，一半却又是由于板垣征四郎那向她征求意见谈话的口吻，使她觉得有些屈辱。她心里暗忖：“什么？问我有把握吗？这真是对我的蔑视！看着小姑奶奶的吧，你们男人办不到的事，我们女人采用特殊手段就能办到！”她边这么想着，便站起身，挺一挺胸脯，两眼闪光兴冲冲地说：

“行，我一定能完成！我不想在您脸前吹牛，我只想请您今后多注意到我，注意到我是想干一番大事业的那种女人……”

板垣征四郎听到芳子这句话，呆板的大方脸上，绽开了一个可掬的笑容，他喜欢在政治上求上进有作为的女人。想不到这个生成如花似玉的芳子，却是一个不象一般市俗女人那样迷恋脂粉的干练女人，尤其使他欣喜。他在军人中一向以严厉著称，但他却破天荒微笑着对他说了一番鼓励的话。由于高兴，他甚至站起身提议：“走，既然你对我们要干的这件大事是如此忠勇，我就想与你再见一个人，那就是我们关东军的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他和我分工领导这件‘工程’，记住了吗？”

“记住了。”

“好，我现在领你去见石原主任参谋，他今后会更加直接领导你。”

他们拐过一条楼道，出了一座玻璃门，顺着接连两座楼房的一架悬空走廊，来到另一座安静的挂满长春藤的小楼房。这儿就是石原莞尔和关东军司令村岗长太郎办公的处所。从走廊到每一个关门闭窗的办公室，中间有两三道挎手枪的岗兵在值

勤。楼道地板发亮，安静得出奇，使人身临其境，便自然涌出一种肃穆感觉。芳子走在最后，她那又兴奋又敬畏的膨胀头脑里，却一直在艳羡地想着：“啊！当一名司令是何等的威风！我就要象他们这些显赫人物一样地活着！……”

门开了，她被领进一间有暗室的大客厅。偌大的屋里没有任何豪华的摆设，转过一道屏风——那是为防身而设置的，顺着三面墙根摆的都是硬木大椅子，靠屋角处有一张特大的办公桌，桌上放着几叠很高的文件。瘦骨嶙峋、精力充沛的石原莞尔，他那显得很瘦小的脑袋就埋在文件堆里。他自从承担分管消灭“东北王”张作霖的秘密任务后，就处在无时无刻不在积极地准备之中。他首先阅读了许多有关日本在处理“满蒙问题”和援助张作霖的历史档案，现在他正聚精会神地钻研着那本前年六月间精印的《关于中国时局对策之考察》的报告。这是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木村锐市所写的一份工作报告。前年他曾和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奉调回到东京，专门到外务省参加了本村锐市本人亲做的报告会，但是他怕淡忘了，又从保险箱的大铁柜里拿出了那本编号的精装书读着，以便起到“温故”而“知新”的作用。毫无疑问，这本书不仅分析了整个中国的政局，而且还提出了日本应采取的对策建议，并着重阐述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局势和日本对张作霖的具体策略。板垣征四郎带着大村和芳子进门时，石原莞尔正津津有味地读到了关于如何处置张作霖的这后一部分。

板垣恰在这时走了进来，他走到桌前，微笑着说：

“喂，石原君！你看我把谁给你领来了？——芳子！”

石原莞尔从书本上抬起头，望着已走到客厅中央的芳子，立刻微笑着从书桌后面走出来。他是属于日本老一代读过一些诗书并被誉为“哲人”的“文人武官”型的军人。他抬起那张

瘦长的黄脸，绽发微笑，露出两颗二虎把门、闭闭发光的金牙。他搓着两只瘦手，殷勤地说道：

“啊！芳子小姐！你不认识我吧？可是我却在十六年前就见过你了，那时你刚东渡过海，来到东京，恐怕只有六岁吧？我在川岛先生的寓所见你手里抱着一只大皮球，那么高兴地在楼下客厅和楼上卧室里跑着玩，啊，时光一晃过得多快啊！”

这段异常得体的叙述，把芳子初进门时的那股局促不安和有些畏葸不前的情绪早已赶得烟消云散了。石原莞尔完全不同于板垣征四郎那古板的“男女授受不亲”的作风，他伸出手来用力地握住芳子的小白手，象老熟人和长辈似地拍拍芳子的肩膀说：

“真想不到啊，我们的小‘其妖阔’转眼间竟长成一个大姑娘啦！而且你选择了巴布扎布的儿子甘珠尔扎布做丈夫，那么你们就成了满蒙独立运动真正的代理人了。很好！前几天，我回东京见到你的舅舅松冈洋右先生，还提到你了呢，听说你已立志要做我国值得骄傲的第二个海原操子啦。是的，现在可是你大展宏图的大好时机啊！快坐，快坐！”

芳子坐在硬木的高背椅上，紧挨着石原莞尔，她的兴致因为石原的和蔼态度而变得非常之好。虽然她身在森严的关东军司令部，却使她有一种“客至如归”的亲切感觉。谈话渐渐引上了关于暗杀张作霖的正题。

“任务你都晓得了吧？那好！……总之，”石原谈完了一般布置，最后说道，“你的调查工作非常重要。你调查的准确性越大，我们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芳子，你明白你使命的重要性吗？”

“我明白，我充分理解了它的意义和重要性。”芳子这时毕恭毕敬地从高背椅上站起身，用虔诚的口吻回答着，她突然

感到自己已经完全是一名身在海外、不折不扣的关东军斗士了。

“你要知道芳子，”石原莞尔吸起一支粗大的雪茄烟说道，“从你父亲肃亲王在世，我们就曾于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六年两次出兵援助过亲王亲自倡导的满蒙独立运动，但是由于我们在主观上的准备不足、中国方面的反抗、国际上的不利反响，特别是我们日本内阁方面的意见分歧，以致没有达到成功的目的。可是现在情况和条件都已不同了，从去年夏天的四月二十日那一天产生了以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将军为首的政友会内阁，我们日本的历史就掀开了以田中‘强硬外交’取代了币原‘协调外交’的新篇章。换句话说，也就是要采用急进的武力吞并‘满蒙’，征服大陆的田中政策，取代了以经济手段为主，逐步吞食中国的币原外交。是的，芳子，军人干事就要求痛快淋漓，不要拖泥带水，你说对吗？你喜欢我们这种军人性格吗？”

芳子笑了，她说道：“是的，我喜欢，非常的喜欢，有一天我是要当军人的。”

石原又伸过胳膊用手拍了拍芳子那娇小的肩膀，说道：

“好，我赞成！我认为你完全有那种瑞质。关于那件事……噢，……”他一边说着，一边从高背椅上站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拿着那本精装的报告书，继续说道：“你看，芳子，这里分析的那件事，是多么奥妙，你可以看一看……”

芳子望着那本印刷精美的书籍，刚要从石原手里接过来，却又象怕烫着似的缩回手来，带着诚惶诚恐、受宠若惊的神情说：

“阁下，以我现在的身份，看那样的军事机密文件，怕不合适吧？”



“不，芳子，我没有任何理由不信任你。你要知道，从今天起，你已进入了我们这出大时代戏剧的角色了，而且我对你毫不讳言地说，我们已掀开了中日大战的序幕，因此，在这场未来的中日战争中，你所从事的工作，正是日俄战争前河原操子的那种神圣工作。”石原说着，索性把那本《关于中国时局对策之考察》的书掀开来放到了芳子的手上，用指头指一指书页说：“你看看这几行……”

芳子接过那本大书，好象捧着一个怕摔的珍贵磁钵那样小心翼翼，她按着石原手指的那个页码的地方，默默地读下去：

“对满蒙问题，不能象火灾现场的小偷那样，攫取一、二利权，而在于永远确保全面的、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开发。……为此，任何时候都以张作霖为唯一的目标，是极其短见的，而且是极为失策的。因此……从这种观点来看张作霖的现状，众所周知，他是个没有任何政治手腕的武夫；在中国本土没有威信，这在各政治家、各团体、各军人之间已成定论。而且他长期扶植起来的势力在东三省也是最不得人心的。……现在他已进入老年，要想改变他的思想、恢复其政治威望，只不过是空想……”

“然而，他之所以至今还能维持其势力，可以断言，这是由于帝国同满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他巧妙地利用了伴随此种关系的帝国之威力。……换句话说，张作霖之所以有今天，既不是由于其本身拥有的实力，也不是由于帝国对他的积极援助，而是由于我们确保帝国在满蒙特殊地位的决心。”

“……鉴于张作霖今天所处之困境，只要我方不予援助，他的自我消亡，就是时间问题……。因此，对他不仅绝对不予援助，必要时，甚至还要对他施加相当的压力。……至于他的下场，可以有三种设想……”

天生迷恋参与重大事件的芳子，多么想还再看下去，但是